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二十五

明　胡廣等　撰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妾定姒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

魯襄公二年簡王崩子靈王立襄二十八年靈王

崩子景王立

鄭　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髠頑立襄七年僖公卒簡公嘉立

齊　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光立襄二十五年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

宋　詳見成公元年

晉　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罃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三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彪立襄十九年士匄為政襄二

十五年趙武為政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

衛

魯襄公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是為殤公襄二十六年殤公弒獻公復歸于衛襄二十九年獻公卒子襄公立

蔡

魯襄公三十年景公弒子靈公般立

曹

魯襄公十八年成公卒子武公滕立

滕

詳見成公元年

陳
魯襄公四年成公卒子哀公溺立

杞
魯襄公六年桓公卒子孝公匄立襄二十三年孝
公卒弟文公益姑立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黎比公襄三十二年黎比公
弑子展輿立

邾
魯襄公十六年晉執宣公襄十七年宣公卒悼公
華立襄十九年晉執悼公

許　魯襄公二十六年靈公卒于楚悼公買立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商為令尹二十二年薳子馮為令尹襄二十五年子木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郟敖麇立

秦　詳見僖公元年

吳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襄二十五年遏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載襄二十九年餘祭卒夷眛立一名餘眛

越　詳見隱公元年及昭公元年

已簡王十丑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公羊傳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討也其為宋討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氏曰楚取彭城已封魚石故曰非宋地然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

也唐陳氏曰史策以常文書茅曰圍彭城而無宋字聖人修春秋不與魚石之專邑叛君追書而稱宋彭城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孫氏曰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故雖入于楚也子還繫之于宋所以抑强夷而黜叛臣也劉氏曰楚為不道獎亂助惡使臣叛其君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書也凡諸侯受封於天子固有常分强者不得獨兼弱者不得獨失有王者作强者將損之弱者將益之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為非宋也高郵孫氏曰蒯聵出

奔七年于外矣衛侯元卒而輒已立為君於蒯聵之納也必曰世子蒯聵若曰是乃世子也輒安得為君乎彭城已入於楚而以之居魚石矣於其圍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圍彭城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一字之筆削父子君臣之倫夷夏之分咸具焉汪氏曰彭城已奪於楚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使之復王制之正書曰圍宋彭城褒之也十年戍鄭虎牢駐師阨險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戍鄭虎牢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皆所以明王制也廬陵李氏曰楚丘以不書衛為不與齊之專封此彭城又以書宋為不與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善不諱衛無以全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杜氏曰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

汪氏曰鄭棄中國而從蠻荊助叛臣以逼其君皆非義也晉悼公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而使韓厥以偏師伐之皆合於義者也

傳書楚子辛

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
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荊不能以大義
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
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汪氏曰自鄢陵之戰楚
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
公子申救鄭皆不書義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已
足以當鄭不欲重勤東諸侯之師故使次于鄫以震
鄭心且備楚師之出也汪氏曰齊桓伐楚次于陘不
欲速戰以勝楚晉悼伐鄭而使諸侯之師次于鄫不
欲速圍以虐鄭皆霸者不輕用兵而重民命之意也
故文定傳曰伐而書次其次為善然左氏謂韓厥荀
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以鄫之師侵楚皆
與經不同故啖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知傳妄也廬

陵李氏曰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書次例陳氏曰會伐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從晉而未次也悼承厲公之烈盟虛朾遂合諸侯討魚石爭彭城于楚天下知鄭方矣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衆會韓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從伯之人心不可廢也何氏以為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汪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故復釋憾於宋高氏曰不敢敵諸侯之師而侵宋者葢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

杜氏曰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善之汪氏曰杜預范甯皆云王崩赴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今考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於諸侯猶之可也踰月之後安有赴告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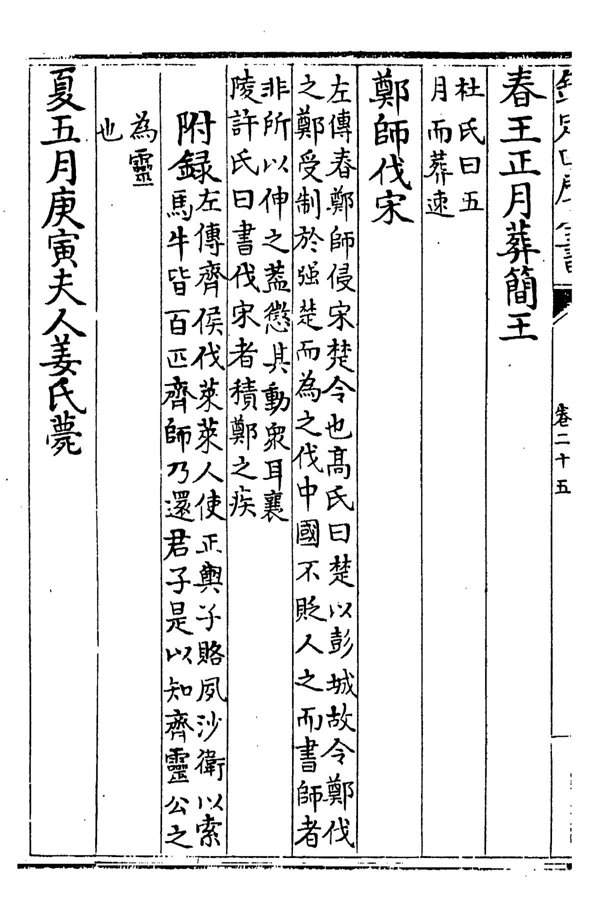
及者然歷秋暨冬衛晉不廢聘好縱彼未聞赴而來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按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者以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非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者聘者受之者皆有罪也

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唐順宗實録遺詔以日易月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王氏曰襄公即位則邾子來朝晉衛來聘簡王崩而諸侯無奔喪之事靈王立而諸侯無始見之文當時狃習流俗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作三綱五常之道與蠻夷禽獸奚擇焉

高氏曰凡諸侯嗣立必朝于天子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不與為禮也童子侯雖不朝而聞天王之喪必奔者明臣子之於君父非有老少也喪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矣襄公雖幼不朝而亦不奔天王之喪矧以四歲即位而小國來朝大國來聘安能以禮相接乎○廬陵李氏曰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貶之然穀注及公羊疏皆同杜氏說葢如胡氏則此條當與蟲牢同譏但蟲牢明書己酉己丑相去四十日赴告之及必矣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其久近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庚寅靈王元年二年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伐之鄭受制於強楚而為之伐中國不貶人之而書師者非所以伸之葢懲其動衆耳襄陵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疾

附録左傳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寗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穀梁傳其曰衛寗殖

如是而稱于前事也杜氏曰晉伐喪非禮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髙鄭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李氏集義曰上言鄭伯睔卒下書三國之師侵鄭此不待變文而後為譏其伐喪也蘇氏曰鄭雖有畔中國之罪而伐其喪非喪也張氏曰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罪不待貶而見矣口劉氏曰穀梁云稱于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若人伐已喪已亦伐人喪是以怨報怨春秋豈為是書之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

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王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蜀杜氏曰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其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杜氏曰齊謚也三月而葬速○唐陳氏曰穆姜有美檟頌琴文子取之以葬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也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内鄭也程子曰設險所以守國也有虎牢之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責其不能有也張氏曰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險

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輿地志河東上黨縣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有太行羊頭山魏之安邑汪氏曰通鑑烈王七年韓趙伐衛圍安邑按魏本都安邑乃堯舜舊都燕之榆關輿地志燕平州之東有榆關一夫守之可以當百即嗚條之野吳之西陵汪氏曰吳志陸抗曰西陵國之西門若不守則荆州非吳有也按西陵即夷陵蜀之漢樂音洛王氏曰蜀志建興七年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按沔口晉吳皆以為之重鎮控引秦梁路通荆雍成固即漢中隋書以謂成都之喉嗌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茅堂胡氏曰鄭之虎牢三國之祁山西陵濡須皆國之存亡所繫者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

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狄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遷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為責鄭之不能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邪_{永嘉呂氏}

曰楚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是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城之爾然則城虎牢亦鄭不能有而諸侯城之

張氏曰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盟崇惡黨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

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霸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

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家氏曰

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內外之限界在焉邑雖屬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於

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有也鄭之封疆嘗受之天子昌不以繫之鄭乎曰鄭叛盟崇惡以天子之侯度甘

為楚屬辱天子之封守非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之於鄭歸之於中國所以正

天下內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葢舊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曰城虎牢故曰非聖人莫能修陸氏曰

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於鄭也吳興沈氏曰不言伐取且不繫之鄭皆所以與晉也汪氏曰自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與之馬然齊桓之霸說申侯而與之虎牢則固未嘗以虎牢為中國之輕重也迨悼公之霸則近楚微國若江黃弦庸六蓼羣舒之類呑噬靡遺中國諸侯若陳若蔡若許亦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內大國又屈而從楚茍非阨虎牢之險以制其棄同即異之心則楚將越鄭而東蹂躪中華之境其不南折于楚者幾希矣故虎牢之城不繫於鄭責鄭而與中國也春秋書遂伐楚見諸侯之專也書遂城虎牢見大夫之專也○趙氏曰公羊云不書取為中國諱也按夫子增損經文以示義何諱之為若言鄭虎牢則以譏之也劉氏曰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

内之乎穀梁之説非也廬陵李氏曰虎牢不係鄭三傳不同胡氏據程子以為罪鄭人之失守以下陽不繫國例觀之則其説亦是葢此年城不繫鄭者罪鄭之失險十年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之據險也然此年之城虎牢必猶以為鄭備楚為辭故春秋無甚貶晉之意至十年之戍則不過為扼鄭計而無備楚之實矣然後重貶之亦春秋之忠恕也杜氏以為此年之不繫鄭者虎牢已屬晉也十年之繫鄭者言鄭服則歸之明晉志也亦可通公穀説迂不可從張氏不繫鄭之説葢用陸淳説然其曰以伯主而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此似碍理恐難從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 公子申劉氏曰嬰齊

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著楚之所以不競於晉也

辛靈王卯二年三年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髠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吴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吴楚爭强自此始左傳楚子重伐吴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吴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襄陵許氏曰國

政失御人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內與晉讐此共王之所以不振也陳氏曰於是楚伐吳吳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於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遏門于巢卒而後書高氏曰楚始志伐吳吳與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中國畏中國諸侯併力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廬陵李氏曰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始於此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葢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左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

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杜氏曰稽首首至地事天子之禮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長樗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汪氏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襄首以陽處父盟公明年又要公盟于國都靈公亦與公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而與公盟長樗有以見襄靈之倨而悼公之謙以悼公之能復伯也廬陵李氏曰此正與魯及向戌盟于劉同意蓋魯亦敬向戌特出而與之盟也襄如晉五始於此年

公至自晉

何氏曰上盟不于國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

附録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

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楚强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杜氏曰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朱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出來

整頓一番楚始退去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乎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

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高氏曰此因城虎牢之故鄭服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單子王臣而下與諸侯盟故特書日以間之張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公會單子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與其事不足乎楊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汪氏曰悼公自京師歸而得國故命單頃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某日同盟平丘先書會而亦再書某日同盟此則上書會而下書日以同盟皆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與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葵丘之盟宰孔不與而再書諸侯則齊桓謹分之美見矣况柯陵平丘之盟書日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於齊世子光之下與新城之盟繫日於趙盾之下同文以見紊上

下之分不可不書日以謹之也廬陵李氏曰日在諸侯下所以别會與盟之異日也會與盟異日而不重出地者非甚美惡則仍舉重之例也此例惟新城與雞澤趙子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即行會禮别日又行盟禮故書日以隔之是矣其不得與首止葵丘再書地同者以其不足乎揚也張氏得之又曰鄭子展曰五會之信今將背之葢鄭之從晉始於雞澤故三年雞澤五年戚又會城棣救成七年鄬八年邢丘皆鄭與會也于鄬雖未至已致其意矣自邢丘之後子駟不從子展之意而鄭從楚故五會始雞澤終邢丘皆鄭故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

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高氏曰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於此左傳陳請服也公羊傳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杜氏曰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盟諸侯之大夫所以盟袁僑也何氏曰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係君故因上地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諸侯盟大夫

又盟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劉氏曰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實者也諸侯皆在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大夫受命其君之詞也異乎溴梁溴梁者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其非受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失其政奪於其臣不亦宜乎茅堂胡氏曰陳久叛中國服役于楚遠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于晉悼公立已四年復修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冑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欲寡君之願也雖微盟約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罪晉也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悼公為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而後大夫專盟矣汪氏曰踐土之盟陳穆

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要以盟而陳服於晉歷三世而不叛袁僑苟有誠服之心又何必以盟誓結之哉袁僑之盟不足以固陳而徒啟大夫專權之端詳書及以及著諸侯之失權也春秋外主兵及外主盟會皆稱會惟諸侯之大夫救徐盟袁婁盟宋稱及著大夫之專而有汲汲之意也晉悼雞澤之役雖能仗安攘之義以服陳鄭而上盟單頃公以瀆王臣之分下使大夫盟袁僑以縱諸侯之權此乃復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者故晉伯雖復盛於悼公而失政之禍亦由悼公也○廬陵李氏曰及陳袁僑盟與及國佐盟同國佐不再書齊而袁僑再書陳者公羊注曰喜得陳也與召陵再言盟喜服楚同義又曰君在而大夫盟與溴梁大夫盟同此書諸侯而彼不繫諸侯者楊士勛曰此雖對君私盟慢君之意緩至十六年積習已久不臣之情極也又曰于宋再書地而袁僑不再書地者再書于宋以見其惡之大也及國佐盟書地而袁僑不書地者書袁婁以見其進

盟之逼也又曰陳自辰陵不與諸夏之盟者三十年今始如會四年圍頓而傲楚之怨五年晉會戚以戍陳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附錄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

吳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秋公至自會

蜀杜氏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張氏曰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壬辰三年靈王四年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僖二曹成九陳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禮記祭法曽祖為皇考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

不諱者禮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汪氏曰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蒯徹名通易姓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如如月之恒諱作常允恭克讓諱作遜臨文如一匡諱作一正足徵諱作足證嫌

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昞諱丙丁之丙憲宗名純諱淳朴之淳二名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家氏曰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諂為忠非盛世之制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高氏曰且為鄫世子故廬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聘晉者九始於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左傳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杜氏曰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高氏曰襄公以夫人之禮卒之 啖氏曰若如左氏所言則當不書薨葬此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耳

葬陳成公

高氏曰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是國已變於夏矣汪氏曰陳即中國魯會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杜氏曰定謚也喪以正夫人禮適月而葬速高氏曰死纔二十三日爾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之禮葬定姒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葬速禮畧也臨川吳氏曰傳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强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蔑視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王氏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葬定姒者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高氏曰公有母喪復如晉朝王氏曰襄公之立至是纔七歲爾幼弱之君奔走道路所謂國君道長豈得已哉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特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間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興而楚詘也廬陵李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怨與鄭獲公子燮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處己寡

恕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恕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附録 左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説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敗於邾

癸巳　靈王四年　**五年**　晉悼五　齊靈十四　衛獻九　蔡景二十四　鄭僖三　曹成十　陳哀公溺元年　杞桓六十九　宋平八　秦景九　楚共二十三　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著公不朝正於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一危之也

附録　左傳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汪氏曰發子産父高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荆來聘於中國諸侯得以息

兵修好也廬陵李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穀梁傳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杜氏曰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比之魯大夫何氏曰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

無子欲立其外孫殆即訟也齊人語劉氏曰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鄫屬於魯為附庸故相與往見於晉也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畀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陸氏曰鄫列國也使其世子同於我大夫魯於晉俱失正矣石氏曰不書及內之也鄫有國而私屬於人魯晉之私屬鄫也皆不臣之著也王氏曰凡外相如不書書者必有謂也叔孫率鄫大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鄫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而覿之是推天子之禮以事霸主也故參譏之高郵孫氏曰明年莒人滅鄫則是晉失霸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無益矣汪氏曰諸侯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而亞於大夫之列非禮也然春秋時較强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鄫國微弱而其世子次於魯大夫也叔孫豹偕鄫世

子巫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于霸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受命于晉以會吳而不言及是旅見于吳也旅見於晉猶之可也旅見於吳甚矣廬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左氏張氏劉氏之説本通公羊説不知何所據但胡氏於莒人滅鄫下正用其義必有所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魯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杜氏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吳地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

以中國大邦而為蠻荒屈此二大夫會吴之所以特書也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吴故晉急吴如此廬陵李氏曰此條亦春秋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秋大雩

左傳旱也高氏曰因旱祭志僭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氏曰共王敗於鄢陵後殺子反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王氏曰壬夫之貪有取死之道矣經以國殺大夫

為文者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既不能明法敎以律貪人又不能殺貪人以謝小國乃擁其罪人興兵致討而陳恨彌篤方歸罪子辛而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程子曰吳來會非為主也孫氏曰鄫微弱不可先也故吳序鄫上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

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杜氏曰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石氏曰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王氏曰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為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汪氏曰經書會吳者九惟此書人餘皆稱國至黃池而書子蓋以國稱者書法之常也此書人者予其慕義之善黃池書子譏其主會之

伉也陳氏曰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
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蒲之役將始會吳
吳不至雞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
於諸夏也而晉求之急吳始稱人序於鄫人之上於
是至柤又殊會之晉厲公以殊會會吳未足為中國
患也悼公復以殊會會吳吳於是滅州來敗頓胡沈
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廬陵李氏曰晉悼公謂魏
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始於此年會戚一也冬會
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鄬三也八年邢丘四也九年
戲五也十年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亳城
北八也會蕭魚九也晉語又曰於今八年七合諸侯
不數救陳與戍鄭也葢自四年至十一年為八年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戍也穀梁傳內辭也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高氏曰陳背華即楚數十餘年為諸侯所伐未嘗少息歸于中國則又為楚人所伐既不能鑿斯池築斯城與民效死守之而勿去又恃人之力以戍其為國何足道也然此諸侯同戍非獨魯戍之也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還國而遣戍與僖二年城楚丘同義杜氏曰諸侯在戚皆受命各還國遣戍故獨書魯戍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而善於戍陳何哉蓋陳附中國而楚爭之則戍之者在於助陳而距楚與之可也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陳氏曰戍不書桓六年戍齊宣十年戍鄭皆不書晉悼公之戍陳鄭特書之悼公之霸業乃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柤于向皆東竟也而又戍陳鄭以守之誠下策也汪氏曰

悼公之戍陳有恤中國急同患之義惜其以為有陳非吾事人心不協而不卒戍遂至於失陳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范氏曰能救中國而卹同盟故善之高氏曰陳方附中國諸侯既戍之復為楚所伐又相率救之救之義事也家氏曰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悼公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為未足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戍書救以善晉也廬陵李氏曰范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正相類甚矣遠人之來固不

可不恤而中國之力亦不可不量也然則晉之竭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善救陳也范氏曰善之故以救陳致張氏曰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高氏曰自文子卒而魯有城費作三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季氏之强萌於僖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寅靈王六年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午五年

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汪氏曰桓公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匄嗣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左傳鄫恃賂也穀梁傳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别之而不别也莒人滅鄫非滅也非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范氏曰莒是鄫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公羊亦云莒

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氏曰言滅者以異姓為後非兵滅

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地之間父天而母地本一而已而於其身莫不有父母之親兄弟之愛以至於宗支之屬釐分縷析血脈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所具而天之所為也聖人有作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夫性之自然理之所不可易者而已苟惟强離其所系而合於其所不可合是豈性也哉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秋之時猶有自為諸侯而立異姓以莅祭祀如鄫子之為者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謂其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

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

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鄫與黄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史記春申君傳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與女弟說春申君進於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是為幽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史記呂不韋傳秦昭王太子華陽夫人無子太子中男名楚質於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請以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獻夫人因言子楚賢夫人乘間言於太子以為適嗣不韋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鄫而罪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

韓謐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蚤卒無嗣及薨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謐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充遺意帝許之大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家氏曰周衰倫教不明有以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如鄫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苟以為莒實滅鄫則是時晉悼主盟豈有莒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哉劉氏曰五年秋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故經書吳人鄫人是魯已絕鄫鄫無賦於魯矣尚何所恃而取滅耶左氏恃賂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滅鄫之說先儒所以不取左氏者豈非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故以此為非實滅乎趙子按其事情以為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又鄫之外甥令奉

鄫祀然神不歆非類是使鄫絶祀故須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鄫甥守祀之説而不知事實𣲖莒今滅為附庸後魯取鄫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通此恐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晉請屬鄫晉以鄫屬魯其冬邾人莒人伐鄫滅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五年穆叔覿鄫太子巫如晉九月會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六年莒人滅鄫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謝亡鄫此左傳鄫事之本末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修平以無忘舊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聘邾止此一條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杜氏曰宿始代父爲卿見大國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京典廢于下矣張氏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趙氏曰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按前年會戚已令鄫聽命于魯即明不私屬魯今鄫亡自不關魯事何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不往見霸主耳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二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公羊

傳曰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王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齊滅之然春秋之例滅同姓則名故衛文公滅邢經稱名以貶之今齊靈公滅萊獨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事在所畧耳張氏曰子産嘗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然則晉蓋吞滅之首宜其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

乙丑靈王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郯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高氏曰郯少皥氏之後也前世聖賢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裔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室蓋欲漸王化也後世子孫往往多忘其祖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汪氏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禮朱子亦云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於二月今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瀆故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城費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

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汪氏曰此書城費而昭十三年書圍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郭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公圍成比事以觀則知大夫之強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蒯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

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汪氏曰比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慢小之情見矣

八月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高氏曰莊公以前螟猶書之莊公以後螟不復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秋不勝其書舉重以見輕爾

附録左傳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

聘公登亦登
兹伉之甚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廬陵李氏曰圍國書大夫自
公子貞始陳氏曰楚强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曰鄬鄭地謀救
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氏曰晉悼將修文
公之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陳侯遂出會諸侯
以求救於晉晉悼於是遽為之合諸侯也汪氏曰書楚
圍陳書會于鄬書陳侯逃歸而不言救陳所以著荆楚
肆暴之强晉悼安攘之怠而陳侯棄楚即華之心不固

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左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於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髡頑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未見諸侯

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荒遠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杜氏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書其名於會上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

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荒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晉雖為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故陳侯内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能自立從蠻荆則懼為中國所伐從中國則又懼楚若匹夫之逃亦可羞矣范氏曰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陳侯於是懼而去

之背盟從逆書逃以抑之廬陵李氏曰陳自此後直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宋虢之會始與則以晉楚之分伯故也汪氏曰春秋於諸侯之逃楚者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内外而予齊晉也

丙靈王八年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申七年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且聽朝聘之數汪氏曰襄公嗣位甫及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媚齊之外春秋事霸之禮未有若是其勤也晉悼之立未十年而魯君四朝矣豈非倍於諸侯事天子五年一朝之制乎悼公改命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廬陵李氏曰左氏疏曰昭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自襄以

後晉德少衰諸侯朝聘無復定凖今晉悼復修伯業更合諸侯故公朝晉而稟其多少如公朝者葢亦非一晉侯謙不敢在國約束故出外合之又難煩諸侯使大夫聽命故為邢丘之會以命朝聘之數耳其數葢亦同文襄也

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

附録左傳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杜氏曰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既無晉令又無直辭主少興師動而無謀以生國患故貶之稱人王氏箋義曰鄭欲從楚故侵蔡以致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春秋惡其叛中國故子國稱人以示貶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王氏曰邢丘故邢國河

內平皐縣也張氏曰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汪氏曰衛滅邢晉又取其地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

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没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矣

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蜀杜氏曰獨書季孫宿者春秋以內魯為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大夫也汪氏曰自齊桓倡霸以來未有以霸主而會諸侯之大夫者北杏稱人貶四國之君首從霸耳翟泉之盟晉雖弛權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猶未以霸主會大夫也悼公復霸而虚打同盟首以仲孫蔑齊崔杼厠乎其間繼會雞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僑焉今而會

邢丘且曰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為之也春秋人諸侯之大夫而不貶季孫宿蓋不書季孫則疑於諸國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啖氏曰左氏云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魯君與他國大夫會例書名何獨尊晉侯乎廬陵李氏曰此係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不以大夫敵諸侯之義耳

公至自晉

王氏曰公留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鄆田髙氏曰鄆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興兵伐魯以正之鄆遂屬於莒矣王氏曰見莒子之强魯國之弱而盟主之無威也張氏曰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疆鄆田之師也襄陵許氏曰莒恃遠滅鄫伐魯以奸齊盟而伯討不及間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騑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

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强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

大何畏焉而子月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玆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强者而請盟其能國乎高氏曰觀左氏所載則子駟之弑僖公志在事楚矣汪氏曰自襄元年荆楚肆虐侵宋伐陳圍陳伐鄭皆書大夫之名氏

書帥師而無貶辭者豈與其憑陵中國哉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廬陵李氏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

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汪氏曰魯之事晉甚謹而成公末年至襄十二年士匄荀罃士魴凡四聘於魯則晉之所以結與國者不亦厚乎宜悼公之得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郯同

丁靈王九年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二十八鄭簡二曹成十四陳哀五杞孝三宋平十二秦景十三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左傳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畜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内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公羊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劉氏曰穀梁云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為為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以為故宋也范氏以宋者孔子之先也左氏以為來告故書也左氏得之左氏載宋司城樂喜救災之政纖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弱之問對則其來告必矣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杜氏曰成公母成十六年為僑如故徙居東宮

附録左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

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禀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氏曰别為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宫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

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

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君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據鄭也杜氏曰戲鄭地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

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備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魚廢反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

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

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於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為鄭服可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於伐鄭之後比事而二可見矣汪氏曰齊桓之時在於服楚晉文之時在於勝楚晉悼之時在於敝楚蓋召陵以前楚人連歲加兵於鄭及次陘之伐屈完來盟而鄭無楚患矣城濮之前楚滅黄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既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及得臣敗績而楚癲懾服矣迨夫晉師敗邲之後楚復陵駕中華既縣陳入鄭又

滅蕭園宋于蜀之會慨然以蠻夷之大夫主盟諸夏而聽命者十有一國卒之保鄭以為已有厲公敗之於鄢陵三假王命以伐鄭而終不服悼公復霸鄭與於五會之信而猶叛焉悼公欲直擣方城漢水之境繼齊桓帖荊之績則楚寖强盛未肯服義而昔者處父之伐不足以屈其力也欲與之決勝復又公館轂之捷則暴骨以逞克不可命而先君鄢陵之勝不足以服其心也於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人疲於奔命而莫能爭鄭既有以剉其暴狠之鋒又有以摧其憑陵之志桓文以降於斯為盛故于戲亳北雖書同盟以惡鄭之反覆而會于蕭魚特筆以著其美也然悼公四駕伐鄭雖盟戲不致者因子駟之言而未得志於鄭是以不書至穀梁子所謂恥不能據鄭者是也亦猶會鄬謀陳不成救而不書至會且悼公九合諸侯獨於于鄬于戲不致春秋豈無意哉廬陵李氏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中國之

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士匄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肖譽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修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晉楚盛衰之機括也歟○啖氏曰左氏云冬十月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葢誤重說也古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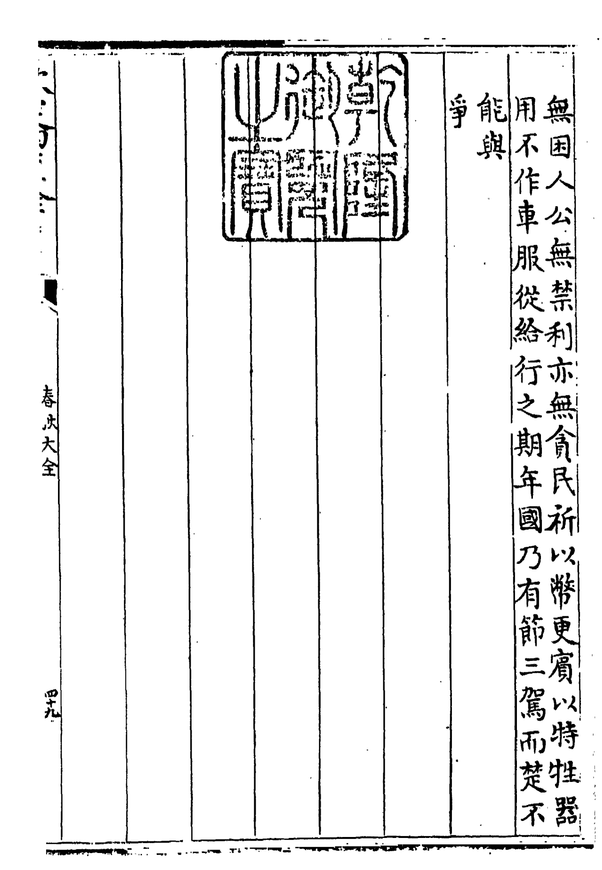
附録左傳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

備馬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汪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附録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



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春秋大全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春秋大全卷二十六

明 胡廣等 撰

襄公中

戊戌九年 靈王十年 晉悼十 齊靈十九 衛獻十四 蔡景二十九 鄭簡三 曹成十五 陳哀六 杞孝四 宋平十三 秦景十四 楚共二十八 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杜氏曰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柤楚地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柤水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為過禮今悼公覇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為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鄱陽萬氏曰春秋於楚未嘗殊會而獨殊會吳者蓋吳以周之同姓僭號稱王諸侯宗之以為會春秋苟不以殊會而外之於中國則是代宗周為天下之共主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左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

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賔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於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玆事仲尼○杜氏曰偪陽妘姓國高氏曰偪陽楚與國也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吴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非之故日而志之也

公至自會

杜氏曰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家氏曰宋事晉最謹令宋受兵不速救乃更出師伐秦不書大夫帥師畧之也

附録左傳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

丙寅免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子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汪氏曰莒屢同晉悼之盟而乘間加兵於魯其無忌憚亦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永嘉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王氏曰齊世子光以期會而長四君葢霸主摟諸侯之術也汪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唯此年伐鄭序滕

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為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於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已列於諸侯矣則齊光未誓於天子而可序於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於子爵是則世子未誓於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紊周班而進之也況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常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書盜始此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宫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宫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宫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

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程子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汪氏曰攝君事也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汪氏曰陪伴也貳副也政之本也本强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汪氏

曰其上者如孔子相定公夾谷一言而卻萊夷之兵免魯君於難其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又其次如藺相如從趙王會秦王于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

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王氏曰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陳氏曰盜賤者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書盜自此始春秋之季小臣圖柄臣甚者陪臣執國命矣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鄵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

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騑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發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盜四始於此此條之說張氏最得之夫子騑之罪豈可以失職蔽之耶不書大夫當討之賊也不書鄭人不以討賊之義予尉止等也書大夫則疑於衛縶書書鄭人則疑於雍廩又曰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此義甚精但春秋若欲書大夫獨不可依蔡侯申例而書曰盜賊鄭大夫某人乎故不書大夫之說程氏得之而所以不書大夫之說張氏得之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戍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孫氏曰此伐鄭諸侯戍鄭虎牢也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汪氏曰猶委頓也無所厎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程子曰責鄭不能守故不繫於鄭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戍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

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張氏曰罪諸侯者責霸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罪之汪氏曰陳已服而悼公命諸侯戍之春秋書戍陳著其人心不協保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戍虎牢以逼之春秋書戍鄭虎牢著其據地利以脅鄭而反使楚人得以竊救患之名也是故戍陳雖善而後書陳侯逃歸則戍陳為無功矣戍虎牢雖未為不善而下書楚救鄭則中國為有罪矣故陳氏謂凡戍不書惟晉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

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會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蜀杜氏曰諸侯伐鄭而戍虎牢聖人是與其伐而不與其戍也今書楚公子之救者所以疾諸侯也汪氏曰楚屢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鬬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及公子申之類皆不書其志在於爭中國不可許之以救也然聖人之作春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晉中國之侯伯也楚肆亂之蠻荒也晉文公懷怨以攻衛過於侵暴則書楚人救衛晉悼公據險以阨鄭肆其陵逼則書楚公子貞救鄭皆所以備責霸者之不仁而見荆蠻反有救患之善也既而楚救衛而終不能保衛楚救鄭而終不能爭鄭又以著外不勝内之常理耳雖然前書晉悼救陳而陳卒屬於楚此書楚救鄭而鄭遂服於晉得鄭而棄陳悼公益惑於諸大夫之言

以為陳近於楚是以計近功而背大義急於此而緩於彼也〇廬陵李氏曰虎牢係鄭三傳亦不同公羊注與左氏通穀梁說無意義不可從胡氏益因下文有楚救鄭之書凡救者善則伐者不善故罪諸侯此義甚精而張氏責伯主寡謀之說亦發明得春秋特書三戍之義又曰陳氏曰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者也係之鄭者為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鹿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郱鄑郚繫之紀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此亦一說所謂為天下城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拒楚者歟又曰陳氏曰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此雖與例不合然亦足以見晉悼公之編特書晉楚二救之義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附録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己靈王亥十年

十有一年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傳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杜氏曰季氏欲專其民人因以改作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車乘以足成三軍季氏使車乘

之人幸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孔氏曰如上所分則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子弟而以父兄歸公孟氏止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歸公益分國民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役令之丁也邑令賦稅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又曰公徒三萬說者

以為大國之軍也鄭氏曰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朱子曰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七萬二千人然盡用之是舉國而行故其用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以成數言故曰三萬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

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永嘉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彊直欲盡無公室也齊氏曰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頌僖公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則魯本有三軍後以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減為二軍今復增置中軍耳軍舊屬公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今三家以公幼弱故分軍征各入已也或問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公之封於魯得用郊禘之禮設兩觀乘大路豈獨受二軍而已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往自文宣而下軍政隳壞不補其闕自此年以前國之三軍皆屬於公有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時諸卿私乘必多於公車矣至是季武子欲專主一軍故請於叔孫穆子欲重新整頓作三軍申明約束一也三家各毀其私乘以補足三軍之數二也三子各主一軍專其役邑而公無與焉三也故謂之作三軍乎

公無與焉而不疑益公年十四生於帷牆之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殆與晉悼異矣茅堂胡氏曰是也魯自有三軍而謂作者變其法制爾先儒為舍中軍所誤故以魯本二軍而有復古之説汪氏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説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益是時軍政隳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强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已之車乘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為己私爾聖人不以作三軍係之三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

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家氏曰析三軍以為三而三家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與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趙氏曰公羊云三卿也按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穀梁又云諸侯一軍按國有小大軍制當異周禮小國一軍據魯初封時最為大國非一軍明矣廬陵李氏曰

此條其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張氏諸家多從之但杜氏以為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為三軍胡氏以為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然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重故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如此說則亦無碍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丘甲之後四卿並將則魯未必止三軍也當從胡氏舍中軍見昭五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臨川吳氏曰因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僭汪氏曰僖三十一年亦四卜郊不從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不郊可知此云不郊則卜免牲不吉而不敢免也高氏曰魯不當郊郊非

禮也今不郊者非知其非禮故也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高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廬陵李氏曰世子光屢以先至而進列悼公一時借以勸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所以易晉者葢始於此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

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從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杜氏曰亳城鄭地汪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廬陵李氏曰悼公四同盟止此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鐄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覲正義此言則似亦可以同盟為覲禮之同盟姑存于此又曰啖子以戲與亳二盟鄭皆不與故此盟止言十二國蓋鄭未服而諸侯自同盟也以柯陵之盟觀之則杜氏所謂伐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之說不通矣故啖說疑是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臨川吳氏曰以前事致者見雖同盟而未得鄭也范氏曰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廬陵李氏曰此盟後致伐以先事致與伐楚盟召陵致伐書法同然彼以服楚為大則書致伐者宜也此則未能服鄭正與柯陵事同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疏以柯陵為公不同乎伐鄭故以會為大此為楚強諸侯畏之故以伐為大此說亦强通以此為盟後更伐柯陵獨不盟後復伐乎以此為楚强柯陵楚獨不强乎益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只以常例書之此則三駕之後蕭魚序績方以會至故兩書至伐以見兵事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國之所以安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尋復扶又反

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音現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高氏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道敝而固與晉以托國焉故亳之盟其

載書曰或間兹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

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三駕之三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

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杜氏曰蕭魚鄭地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何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鄭之詞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矣晉悼此歲大合諸侯今始得之亦能有鄭踰二十年此晉悼之績也陳氏曰有地會而後伐者矣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

蕭魚序績也王氏箋義曰書公會伐鄭再書會于蕭魚蓋美晉侯之功也亦猶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名陵之義也汪氏曰會于蕭魚與盟于名陵書法正同皆一經之特筆所以序二霸之績然名陵則先書屈完來盟蕭魚不書鄭會者夷狄之服義必明著其請盟之跡鄭之服晉雖不著鄭會而書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於伐鄭之下則得鄭可知矣

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汪氏曰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經皆畧之謂鄭不可信而小信不足恃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杜氏曰不相備也許氏曰斥度候望也以望烽燧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汪氏曰昭四年會申鄭始

從楚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汪氏曰齊桓伯業至葵丘而盛桓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天下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晉悼伯業至蕭魚而盛悼公信鄭不疑不復以諸侯同盟而鄭自此不復叛盖要之以信而使人強從不若待之以誠而使人自服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楚爭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鄭乃固與晉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劉氏曰春秋嘉善矜不能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

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書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恤禍同好惡奬王室而遠人服矣永嘉呂氏曰悼公再霸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不如屈完之來有以服其心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有以讋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師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能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止此八年九合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四興師伐鄭楚輒救之然悼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

陵伐鄭會蕭魚
皆序績之文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范氏曰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屢書盟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伐為美也廬陵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杜氏曰書行人言非使人之

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啖氏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襄陵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絶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紓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矣汪氏曰悼公之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戍虎牢則公子貞救鄭亳北則楚鄭伐宋或伐或救或抶鄭以病中國獨至於蕭魚僅能止鄭之一卿而不能出師蓋勢窮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是為楚伐晉報去年之役

家氏曰晉為秦所敗春秋畧敗而不書不與秦人之為楚而救鄭也

庚靈王十子一年

十有二年 晉悼十二齊靈二十一衛獻十六秦景二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五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高氏曰諸侯伐我未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此始莒人間歲伐我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則魯弱可知矣杜氏曰台瑯邪費縣南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鄆莒邑也高氏曰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魯不能守復為莒所取今復取之季孫因救台而入鄆是無君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何氏曰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宿遂取鄆以自益其邑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前漢書馮唐傳上古王者遣將也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

為境外言之也若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家氏曰宿始繼其父即美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甸以為已之私有今而救台遂事入鄆取邑以自廣其心非為國也汪氏曰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内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受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害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事事雖有利而意則純乎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遂入鄆之類是也廬陵李氏曰襄公之編書救邑者二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成蓋作三軍之後魯益弱矣以區區之邾莒

而連年來伐況齊乎然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劉氏曰公羊云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非也伐一事也圍一事也取一事也三者不相亂而猶云云不亦惑乎穀梁云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亦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伐鄭師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魯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蜀杜氏曰宣十八年録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

而諸侯交接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亦以其暴戚
且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孫氏曰不書葬
者罪大惡
重貶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
取鄭也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專罪
楚也汪氏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貶之
也廬陵李氏曰著楚之無能為也

附録左傳靈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
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
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
許昏王使
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高氏曰晉侯一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趙氏曰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附録左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辛靈王十丑二年　十有三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過元年

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蜀杜氏曰公行必致危之也今踰年而返不可不致之廬陵李氏曰左氏告至例

桓二年傳曰告于廟也桓十六年傳曰以飲至之禮也此年曰書勞于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恐闕則不書此亦一說姑存之

公如晉

左傳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邿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高氏曰魯乘亂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者内大惡故婉其辭也襄陵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魯取邿而不討取無大亂而已○劉氏曰左氏云凡書取言易非也春秋褒善貶惡難易何足記乎汪氏曰公羊以邿為邾邑然不書伐邾則非邾邑明矣

附録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於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

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附録 左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高氏曰防臧氏之邑也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者畏齊也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郜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廬陵李氏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十七年齊師圍臧孫于防二十四年臧孫自邾如防以求後於魯此一防之始末也觀下年會向伐秦齊崔杼皆怠慢不懾悼公既卒齊師先叛則城防其亦為疆事之備歟

附録左傳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

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壬靈王十　十有四年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寅三年　蔡景三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

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杜氏曰魯使二卿會晉敬事伯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宫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葢欲以督

率諸侯獎成伯業也向鄭地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孔氏曰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爲介禮之常也宿與老二卿會晉以卿爲介晉爲盟主亦列之於會於例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魯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苟兩失之禮記疏大夫爲卿上介家氏曰内大夫未有二卿俱會者志二卿之不當並行也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一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高氏曰吳來在向諸侯之大夫往會之夫楚結秦以病晉而晉

又交吳以害楚亦相激而然爾重言會與會鍾離同任氏曰晉始汲汲於吳將以謀楚也鄭既服但使大夫會焉自是歷昭定不會進吳謀楚而吳由此霸去彼取此春秋何善焉汪氏曰卿使則大夫為介大夫使則士為介昭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曰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婼卿而回大夫也今魯以二卿會晉而晉列二卿於會晉魯俱失禮矣且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霸業之衰也陳氏曰此齊崔杼宋華閱衞北宮括也其特書人何傳曰惰也則不親事於會也向之會悼德衰矣退吳人而卒會吳執莒公子而卒會莒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而悼不自將荀偃欒黶一爭而大還是故伐秦之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怠也則諸侯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有霸者之令而大夫不親事悼公為之也自是會澶淵晉趙武宋向戌不書書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吉不書書公孫段則君令多不行於大夫矣廬陵李氏曰

晉之會吳止此自此以後吳不資於晉晉亦不能致吳至黄池而兩伯並列矣臨川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為吳謀楚然吳在向而晉率諸侯之大夫往會之是晉有求於吳非吳有求於晉也故疑左氏所載事迹非其實高氏謀伐秦之説或是

附録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蕫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晉秦兵爭止此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宫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説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

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名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衞北宫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高氏曰春夏興師煩擾中國將師不和威德兩弛晉國之政衰矣汪氏曰晉秦七十年之兵爭釁兆於圍鄭怨結於敗殽禍稔於三戰大舉於九國之伐而終於此役葢自文公之霸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師重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晉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趙氏曰左氏云齊宋大夫

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書於伐秦攝也按經意以事之邪正褒貶不為其小小幹舉惰息生文○廬陵李氏曰左氏惰攝之義趙子雖不取之然齊宋書人諸傳皆無成說以為未命大夫又不當序衛鄭上觀成二年蜀之盟齊大夫列鄭卿下則此非微者審矣姑從左氏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

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已未子展奔齊
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
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
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
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
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
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
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
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
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
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即職增淫發洩
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
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

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説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説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

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劉氏曰仲尼作春秋皆刪擬大義不與衆史同也謂春秋即用舊史從史文從赴告者皆謬妄矣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啖氏曰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姦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不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善之積莫非己招也

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侯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杜氏曰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强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强臣而存大

義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辭剽已立矣而衎不名何耶剽以公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自取之惡有甚焉故絶其兩君之稱以見所惡也叔武攝位而鄭不名剽簒國而衎不名其不名也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稱子而剽稱侯稱子者讓之意也稱侯者簒之實也美惡不嫌同辭家氏曰春秋自林父出奔歸衛至入戚以叛林父之名氏十見於經具書不削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罪也廬陵李氏曰此年衛侯奔剽立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衛侯二十五年晉人令衛與之夷儀衛侯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十六年喜弑剽衎復國二十七年殺喜子鮮奔晉又曰凡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鄭突衛朔燕欵蔡朱莒庚輿邾益是也獨衛成公之奔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衛獻公之奔齊不名者歸功於弟鱄也及其復國則皆書名皆書復歸矣是二公之書法正同也〇汪氏曰王氏箋義

云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十五年入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强合失國書名之例葢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剽之篡又非可以忽黙年例故衎不名程子謂春秋前已立例到後來書得全别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正此類耳

附録左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葢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

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

杜氏曰報入鄆高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四伐我矣是無晉也汪氏曰溴梁之執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汪氏曰楚既不得志於中國故致怨於吳也

附録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

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杜氏曰定立剽戚衛地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會是以知其謀定剽也薛氏曰衛亂不討會其賊以定之非義也高氏曰諸國書卿明皆林父之儔也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于會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罪其君情可見矣家氏曰晉悼用師于鄭衛衎無會不往無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衛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不能然反聽賊臣守君而為會以定其位此春秋之所甚惡也陳氏曰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汪氏曰會七國之大夫于賊臣之私邑而定逐君之賊此晉之强家所為悼公末年怠於政事惑於其臣而不之省也廬陵李氏曰衛侯出奔而林父會于戚昭公在乾侯而季孫會適歷釋君助臣之禍前後一轍悼公霸業盡喪矣荀偃親弑君

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貳豈待假羽毛哉于戚之會諸傳無文當從張氏許氏

附録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癸靈王十卯四年　十有五年晉悼十五卒齊靈二十四衛獻十九殤公劉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杜氏曰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鄭氏曰劉魯地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

向戎故公弱甚矣汪氏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不繫國著向戎遂事之專不言公見其伉也聘而遂盟已為非禮况以千乘之君而降尊失列與之盟于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而及晉侯盟長樗此霸主謙遜以懐望國而非諸侯待隣國大夫之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杜氏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孔氏曰官師中士下士也士而逆后

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汪氏曰天子不親迎上卿逆而公監之

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十三王書逆王后者唯二非禮則書也臨川吳氏曰王后天下母上儀天王猶乾之有坤可不重歟祭公遂行逆后而紀姜遄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苟簡故書逆書歸劉夏以士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書逆故不書歸得禮者不書失禮然後書夫魯桓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魯襄十五年乃靈王之十四年今周衰禮廢昏姻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之來劉夏之過我而書以示譏也

附録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槖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産之故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曰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成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有憾於諸侯矣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郛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爲可知矣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内不言君將於是救成而不敢進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家氏曰魯本非弱國自季氏專政務豐植其私門城費矣又取公室之丘甸卒乘自歸其私於是魯君拱手於上邾莒交侵齊亦屢伐譬之百金之家猶足自立而盜起於内莫知所以制之則外寇之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廬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五役也自鞌戰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三十餘年則以畏晉之故也於是再見晉悼衰矣三年之間伐魯者六而有同圍之師又曰此隳成不服之始事也春秋書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公之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

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强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郛見壊而城也張氏曰先事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髙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興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郛葢外城也蜀杜氏曰春秋凡帥師而城者甚之也况此二卿以師城之其譏可知矣汪氏曰此言城郛則凡言城某者非獨郛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張氏曰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徵也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高氏曰邾貳於晉以與齊黨於莒故來伐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盜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襄陵許氏曰悼公之霸功亞桓文平公受之遺烈猶在祝柯澶淵之盟是已自是則晉日替矣廬陵李氏曰悼公立於成十八年凡十六年起四公之衰而復文襄之盛入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

民譽蓋晉賢侯也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歴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八年九合則勤於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於用民也六卿選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雞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無無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為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為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

然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得鄭而不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益誘吳之非夫諸侯盟誓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已後凡三大會荀偃士匄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浸分何謹於諸侯而縱於大夫乎陳不可棄猶鄭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為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乎吳不可啟猶楚不可擇也會向之役欲數吳不德以退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彌吳憂尤甚明於治楚而暗於治吳乎不然悼公之霸過桓文矣

附録 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

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二十殤二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杜氏曰踰月而葬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

官孫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高氏曰為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杜氏曰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名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汪氏曰高厚逃歸不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杜

氏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傳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何氏曰不重出地與雞澤大夫盟同義

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

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王氏曰會向謀敗吳之楚伐秦報助楚之秦會戚會逐君之臣定篡立之君皆關於夷夏君臣之故故曰大事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何氏曰蕭魚服鄭諸侯勞倦而大夫常行三委於臣而君遂失權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何氏曰贅綴屬之辭旒旂旒以旂旒喻者為下所執持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

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通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王命趙鞅之曾孫籍韓不信之玄孫虔魏曼多之玄孫斯皆為諸侯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共廢晉靖公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廬氏曰諸侯之大夫自盟君各在會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六卿分晉其所由來者漸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朱子曰五霸既衰溴梁之會諸侯出會而大夫自盟這固自是差異不好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陳氏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

年會亳霸主在而但曰諸侯者無霸也此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自文以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以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項氏曰文七年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志變之始也雖然猶有諸侯也此書大夫盟志變之終也言自是無諸侯也孫氏曰雞澤及陳袁僑盟言諸侯之大夫此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于溴梁則又甚矣溴梁之會政在大夫政在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李氏集義曰雞澤上序諸侯而言盟則諸侯既盟矣後言大夫繫於諸侯非大夫之專盟也今此序諸侯而不言盟言大夫而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大夫諸侯失政而何耶汪氏曰經書大夫不序者四救徐之役諸侯次匡不行而遣大夫行救則大夫之師師實受諸侯之命也雞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然猶受命而盟袁僑也溴梁之盟則諸侯皆在

而大夫自相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之盟則諸侯不出而大夫自為會盟矣然經於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晉平即位十年之間七合諸侯湨梁祝柯澶淵商任沙隨兩夷儀是也於斯時也苟能攬權以挈政統明義而感人心則霸功之盛不惟可以繼悼公之業而且可以踵桓文之跡矣奈何首事之初即以太阿之柄授之大夫而討罪服貳又紊於義是以湨梁則高厚逃歸而執邾莒二君不歸京師且不能復魯之侵田平陰圍齊焚其四郭而齊猶不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齊成賓以齊莊欲求好於諸侯非誠服於晉厥後不免朝歌之伐商任沙隨錮欒氏而反名盈之亂國夷儀將以伐齊辛受弒君者之賂而同盟焉自是不復能合諸侯而大夫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於縱權於下世卿强家黨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是以致霸政之隳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大夫者皆有所係盟戲書齊盟亳書晉猶係於國也救徐稱諸侯盟表僑盟宋稱諸侯猶係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公穀胡氏陳氏皆得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何氏曰録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劉氏曰稱人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晉人知莒邾之可以討而不知已之不可討也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所以非伯討也髙氏曰諸侯有罪執之以歸而不歸京師已則不臣而以討人非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廬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十三惟此書以歸執大夫十四惟意如書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時齊益强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世子伉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為莒伐我邾實附齊故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貳莒邾畏晉往會而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齊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於魯矣

夏公至自會

高氏曰見公出會謀齊尚未及還而齊師已見伐矣

五月甲子地震

茅堂胡氏曰漢安帝時京師地震其日戊辰楊震以為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近臣恃權踰法之象也是秋齊

侯伐北鄙圍成明年又圍桃高厚又圍防魯之北鄙連歲受兵震恐甚矣地動之變殆為是發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高氏曰許欲棄楚請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卿不先諸侯先國君也宋稱人益微者襄陵許氏曰先書鄭伯臣不可過君也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陳氏曰鄭非主兵也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大義內外之辨君臣之

分而已是故陳非主盟也不以蠻荒主中國則書會陳鄭非主兵也不以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劉氏曰左氏云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非也諸侯與諸侯相從大夫與大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廬陵李氏曰士穀主垂隴趙盾主新城而書會宋荀偃主伐許而書會鄭其事一也陳氏許氏得之左氏非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高氏曰去年伐我圍成而壞其郛今春再伐至是又圍成甚之也家氏曰齊叛晉而屢以師伐魯欲致晉而與之戰其志在於爭霸也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高氏曰魯不能内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魯之君臣庸甚矣

乙巳六年　靈王十　十有七年　晉平二　齊靈二十六　衛獻二十一　殤三　蔡景三十六　鄭簡十　曹成二　十二　陳哀十三　杞孝十一　宋平二十　秦景二十一　楚康四　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宣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為悼公孫氏曰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赦之也莒亦如之

宋人伐陳

左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高氏曰七年鄢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侵宋宋於是請於晉而伐之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詘也廬陵李氏曰宣十四年經書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以後不與於中國之盟會得非亦以晉命乎書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之侵蔡獲燮矣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

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汪氏曰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孫蒯犯上之臣凡民罔不惡者也越竟田獵而遭曹人之辱葢亦内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經之書伐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杜氏曰桃魯地弁縣東南有桃虚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其恃衆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讎國陳乃宋讎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為齊故也杜氏曰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薛氏曰乘齊之圍報執之讎也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師伐我者叛晉與齊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王氏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亦可知矣國有政雖弱而强國無政雖大必弱魯蒐于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附録左傳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

為大夫

丙靈王十年七年 十有八年 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二十二殤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

左傳春白狄始來

劉敞曰蕃服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音現周禮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所貴寶為贄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

慝一内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汪氏曰譯釋也猶言謄也以彼此言語相謄釋而通之也重疊也通譯其言至於九變而始達中國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後漢書南蠻傳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于宗廟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高氏曰春秋書白狄於是焉止書白狄之來與介葛盧同汪氏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以訓于王蓋要荒以外王者羈縻待之中國因其來而自知所戒以禮義外之可也若漢光武之謝絶西域則所謂以禮義外之者

也廬陵李氏曰不能行朝禮之說公羊及范氏杜氏皆同而劉氏獨不取之其說曰王者正朔不及夷狄豈責以行朝禮哉苟焉順其俗而至者其有慕中國之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實以彼不當朝魯亦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杜氏曰因其為使執之故稱行人劉氏曰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買伐曹之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假晉欲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莫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若是乎張氏曰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

一不得為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

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脱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兹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穀梁傳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杜氏曰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覬加兵於魯則可見矣薛氏曰晉悼之會齊侯傲然自

肆非世子則其卿大夫也於諸侯之事葢未之謹也六年滅萊十五年伐魯圍成十六年兩伐北鄙十七年異道圍桃及防令夏大舉未始不身親之也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縱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之甚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杜氏曰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陸氏曰齊背盟主數伐小國諸侯同心圍之故特曰同圍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在呂反横逆抑强暴之意孟子曰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懟哉家氏曰或謂鞏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傳曰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鞏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伐齊則齊靈背盟好戰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諸侯以問齊人憑陵與國之罪從衆欲而出師非為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汪氏曰于鞏以四國及戰而不書伐則貶晉可知會于魯濟同圍齊而經不書地會則與于襄伐鄭異矣陳氏曰同圍齊不但晉志也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於諸夏之義矣○劉氏曰穀梁云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信史也若未圍而言圍豈得為信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傳閔之也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也〇劉氏曰穀梁云閔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何閔之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

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薛氏曰楚公子午之伐間鄭伯之出也乘人不備而迄無成功黷武而已矣廬陵李氏曰此蕭魚之後楚兵又至鄭也

春秋大全卷二十六